

甲午戰爭研析— 以威海衛戰役為例

The Study of Battle of Weihaiwei in First Sino-Japanese War

海軍少將 張勝凱 RADM. Sheng-Kai, Chang

海軍陸戰隊上校 郭添漢 COL. Tain-Hain, Guo

提 要：

1894年11月，日軍順利奪取旅順，遼東半島陸上戰役暫告停止，此時渤海灣進入冰封期，海上運兵不利，且清軍重兵集結於盛京、遼陽、京津一帶，使得山東半島防務薄弱。12月上旬，日軍大本營決定全力進犯山東半島，海陸夾擊，佔領威海衛，封鎖渤海灣，消滅北洋艦隊。而清政府對日軍此一戰略指導缺乏認知，丁汝昌始終將艦隊置於港內，處於被動挨打地位，而陸上兵力部署分散，無法形成重點。反觀日軍，戰略上充分運用兵力集中的特點，以「避實擊虛」戰術打擊敵人的弱點，迫使清軍無力招架，勝負已成定局。使經營10餘年的北洋艦隊最後全軍覆沒，寫下中國近代海軍史上最悲慘的一頁。

關鍵詞：甲午戰爭、威海衛戰役、防衛作戰

Abstract

November 1894, Japanese force successfully occupied Lüshun and temporary ended the ground battle in Liaodong peninsula. Meanwhile, the Gulf of Bohai Sea entered the frozen period and disadvantaged maritime force transportation. Moreover, the Qing army deployed its most force in Shengjing, Liaoyang, Tianjin and resulted in weak defense power in Shandong peninsula.

Early December, the Japanese headquarter has decided to invaded Shandong peninsula with full powers of ground and maritime force so as to occupy Weihaiwei, blockaded the Gulf of Bohai Sea and destroy Beiyang Fleet. However, as a result of the Qing government lacked understandings of Japanese

intent, Admiral Ding Ruchang ordered navy fleet passively settling in the por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and the ground force decentralized its deployment failing to concentrate.

In contrast, Japanese force strategically exercised its advantages of centralization, stroke enemy's weakness by tactic of "avoiding strength and attacking frailness," and forced the Qing army to surrender. These factors caused of the thorough defeat of decade-long run Beiyang Fleet and wrote one of the worse miserable pages on Chinese recently history.

Keywords: First Sino-Japanese War, Battle of Weihaiwei, Defense Operation.

壹、前言

1894年10月下旬，日本第一軍渡過鴨綠江，向遼東盛京（瀋陽）方向進攻，隨後第二軍由大同江向遼東半島花園口登陸，朝大連方向進攻。此時，丁汝昌率艦抵達旅順，卻未對登陸敵軍採取任何反制措施¹。11月7日，日軍攻佔大連，丁汝昌只好率艦返回威海衛²。12日下午，丁汝昌率艦隊由大沽抵旅順外海巡弋，次日晚上即返回威海衛。此後，直到威海衛戰役結束，北洋艦隊一直蟄守威海衛港內，未再出海行動。

在此同時，遼東半島陸上諸戰役暫告停止，這時渤海灣進入冰封期，海上運兵不便

，且清軍又在盛京、遼陽、京津一帶集結重兵，使山東半島防務薄弱。12月上旬，日軍大本營決定新的戰略構想「全力進犯山東半島、海陸夾擊，佔領威海衛，封鎖渤海灣，消滅北洋艦隊。」而清政府對日軍此一戰略構想卻未能即時覺察，仍將重兵駐守在奉天與京津一線³。此役，日軍從側背登陸，成功的對威海衛實施水陸夾擊。清軍由於兵力單薄，陸海軍缺乏聯合作戰概念，北洋艦隊困守港內，終遭全殲⁴。

經營10餘年的北洋艦隊最後全軍覆沒，寫下中國近代海軍史上最悲慘的一頁。時值甲午戰爭兩甲子紀念，筆者從過去有關威海衛戰役的評論、解釋，再作澈底的檢討，並

註1：君文泉，《中國戰史圖鑑》（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頁148。

註2：潘光建，《中日甲午戰爭史》（臺北：實踐學社，1963年），頁44。

註3：同註1，頁148。

註4：姜璐璐，〈中國近代戰史：威海衛之戰〉，《新華網》，2011年11月25日〈http://106.10.137.112/search/srpcache?ei=UTF-8&p=%E5%A8%81%E6%B5%B7%E8%A1%9B%E6%88%B0%E5%BD%B9&pvid=12SR_DEwNi4HxzZKUrBDkAxeMTQwLIL5NmH_tN34&fr=yfp&u=http://cc.bingj.com/cache.aspx?q=%e5%a8%81%e6%b5%b7%e8%a1%9b%e6%88%b0%e5%bd%b9&d=4914942750887714&mkt=zh-TW&setlang=zh-TW&w=RPzDWZjZ0P-7DqIQIf0bWFFEPi2KwAJZ&icp=1&.intl=tw&sig=ijS8HmVyyicyq2GtfazEwRA-->〉，檢索日期：2014.2.11。

側重在軍事上的經驗教訓，提供國軍今後建軍備戰省思與參考。

貳、威海衛地略及地理形勢

山東半島自古以來即為海防重地，與遼東半島隔海相望，為渤海灣的門戶。位於半島北岸威海衛與遼東半島的旅順港，是北洋艦隊兩大海軍基地⁵。威海衛在山東半島北端，位於煙臺、榮成之間。西距煙臺約42公里，東距榮成約23公里，威海衛港背靠威海衛城，面向東北形若箕狀，為北洋海軍之重要軍港，北臨渤海海峽而與遼東半島之旅順軍港相望，為控扼渤海艦船進出黃海及防衛京津之戰略要域，素有「渤海鎖鑰」之稱⁶。威海衛港內港外，冬季亦不封凍，是一個良港⁷。

劉公島橫陳於港口，將港分為東西兩口⁸。「西口水寬四里餘；東口則日島矗立中央，左右又分兩口，各寬五里。」據實際測量，西口寬2,780公尺，最深處36公尺，適合大型艦船出入，是威海衛港的主要航道；東口水面寬闊，寬達4,633公尺，最深處16.4公尺；劉公島前面的海域，則是優良的船艦錨泊之地。劉公島東西寬3公里，南北長2公里，高度為海拔160公尺，北岸多峭壁

，不可攀登。北洋艦隊大營就設於本島，內有海軍公所（即提督衙門，北洋提督有兩駐所，一設旅順、一設威海衛）⁹、醫院、水師學堂及小規模之修理工廠，島上居民數百戶，成為市鎮。

威海衛港三面群山環繞，地形險要，利於設防，清政府在劉公島上設砲台多處，主要砲台有二處，其一在接連西端之黃島山，與隔岸知北幫砲台（包括北山嘴、黃泥溝、祭祀台三砲台）形成犄角，控制西口艦船出入；其二在劉公島東部之東風掃灘砲台，與隔岸之南幫砲台（包括趙北嘴、鹿角嘴、龍廟嘴）亦形成犄角，控制東口艦船之出入。島之東南側有一小島名叫日島，位於威海衛東口之中央，其上亦設有砲台。各砲台的主砲，皆為24公分的克魯伯（Krupp）砲¹⁰。

諸砲台係由德國陸軍上尉、要塞工程師漢娜根（Van Hanneken）負責。1879年，漢娜根經由天津德籍稅務司德瑾琳（G. Detring）的推薦，被李鴻章聘為北洋海軍軍事顧問，其砲械及零件亦購自德國克魯伯廠。且出入港口之東、西水道均設有浮標水雷及備有橫檔（以鐵鏈連接巨木）¹¹，單從軍事防禦來看，日軍欲從海上攻打威海衛是十分困難的，李鴻章亦要求各軍謹守「固守大小砲台、效

註5：同註1，頁149。

註6：傅應川，〈中日甲午戰爭陸戰形態之比較研究〉，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中日甲午戰爭-論文專輯》（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年6月），頁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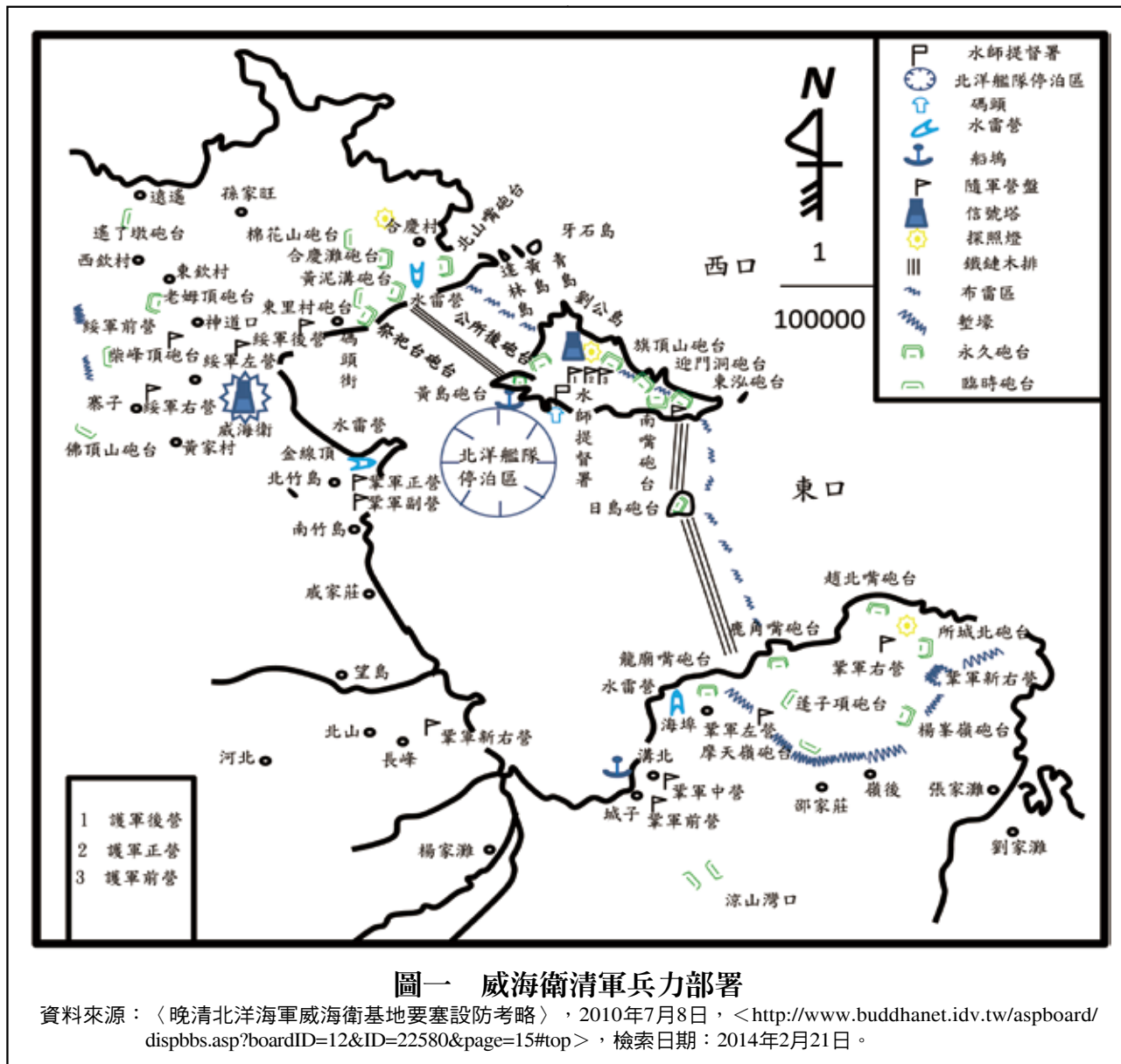
註7：陳信慶，〈甲午戰爭威海衛戰役評析〉，《海軍歷史與戰史研究專輯第28-31卷》（臺北：海軍學術月刊社，1998年3月），頁420。

註8：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八）》（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頁757。

註9：歐陽煦，〈中日甲午海戰經過與失敗原因檢討〉，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中日甲午戰爭-論文專輯》（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年6月），頁142。

註10：同註8，頁757。

註11：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5冊44，（臺北：文海，1967年），頁51。



死勿去」¹²。

然上述南北兩岸砲台，只注意防衛海口，掩護海港安全，卻沒有注意到砲台本身的防護。換言之，這些砲台並未編成要塞體系，砲台後方沒有防禦設施，後門敞開，不具

備四周防禦的要塞。更糟的是，又沒有足夠的守備部隊，阻止敵軍登陸，確保砲台安全¹³，威海衛兵力部署如圖一。

參、戰前雙方兵力與態勢

註12：同註1，頁149。

註13：同註8，頁758。

威海衛戰役，係於遼東戰役方酣。日軍大膽抽調兵力準備攻略山東半島，消滅北洋艦隊，達成其最初策定之戰略目標。以下就戰前雙方兵力與態勢分述如下：

一、滿清

自豐島及黃海海戰以來，北洋艦隊共喪失軍艦7艘，其中4艘為主戰艦，且另5艘主戰艦受損。受損艦艇原在旅順緊急搶修，後因旅順失陷，由丁汝昌提督率往威海衛港¹⁴。因此，在威海衛戰役前北洋艦隊僅有定遠（錨機待修，左砲台被擊傷）、鎮遠（錨機待修，進港時擦傷船底多處漏水）、來遠（傷重，因缺匠工，只修一半）、濟遠（船頭轟裂漏水）、靖遠、平遠、廣丙等戰艦7艘；砲艦6艘、練艦2艘；另有12艘魚雷艇及布雷船與汽船各一艘，總計大小艦艇29艘¹⁵。

威海衛在甲午戰爭之前，陸上駐軍原亦不少，包括山東全省的駐軍，可以支援作戰的，總計有步兵50營，騎兵8營，水師2營，皆配有相當的野戰砲兵。自平壤失守後，各省兵力紛紛向遼東半島集中，山東駐軍也逐漸調往遼東，留在山東全省的駐軍，僅有10餘營（每營足額時為500人），兵力相當薄弱¹⁶。部署分別為，鞏綏軍統領戴宗騫自率綏軍4個營，守備北幫諸砲台；分統劉超配率領鞏軍4個營，守備南幫諸砲台；總兵張文軒率領護軍2個營，守備劉公島；另外只有孫

萬齡率嵩武軍4個營，吉野山砲10餘門，任預備隊，於橋頭集結¹⁷。

1894年9月17日，黃海海戰後，北洋艦隊損傷甚鉅，且陸軍於平壤之役失敗後，大連、旅順相繼失守，已潰不成軍。當時督辦軍務的李鴻章，此時一意進行求和，沒有好好的判明敵軍的次一行動，完全忽略山東防衛。山東巡撫李秉衡也不採納建言，募兵來防衛海岸（旅順已有前例，臨時募來的新兵還不如無）。因此，到了敵情緊急的時候，連「河防兵」也調來湊數，用於第一線守備任務¹⁸。

11月27日，李鴻章電令丁汝昌：「旅順已經失守，威海衛戰況將更為吃緊，敵艦船必定來襲，諸將領必須嚴守砲台，若人逃台失，無論逃至何處，定即奏正法，若保台卻敵，定請破格獎賞，據聞日本甚畏定、鎮兩船，及威台大砲利害。有警時，丁提督應率船出，旁台砲線內合擊，不得出大洋浪戰，致有損失。¹⁹」12月間，清政府以海軍日久無功，命李鴻章逮捕海軍提督丁汝昌至京法辦，然總兵劉步蟾、諸管帶（艦長）、威海衛諸砲台陸軍將領，及海軍幫辦英人馬格錄等，紛紛電挽留下、清廷下令「仍遵前旨，俟其經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影響軍心至鉅²⁰。

二、日本

註14：國防研究院，《讀史兵略補編—清史兵略》（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年），頁245。

註15：同註9，頁144。

註16：同註6，頁16。

註17：同註8，頁759。

註18：「河防兵」其實不算軍隊，只是保護黃河堤防的民夫，武器多為土槍，如何能打仗。引自李則芬，《中外戰爭全史（八）》（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頁759。

註19：《李文忠全集（電稿19）》（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41年），頁1。

註20：同註19，頁25。

日本第二軍於1894年11月21日佔領旅順後，日本內閣總理伊藤博文向大本營提出進擊威海衛攻略臺灣戰略，建議大本營應「進兵山東半島，以陸海軍協力，佔領威海衛，殲滅北洋艦隊」²¹。大本營遂決定立即進攻山東半島，消滅北洋海軍。然後於次年春季，向直隸（約今河北）平原大舉進兵，迫使清政府屈服。於是，派遣第二師團及第六師團的後續部隊，自日本廣島運抵旅順，並納入第二軍作戰序列，由大山巖負責指揮作戰²²。次年1月，日本陸軍「山東作戰軍」計有：右縱隊第六師團（欠第十二旅團），師團長黑木為楨，總兵力為10,000人；左縱隊第二師團（欠步二隊，騎一分隊），師團長佐久間，總兵力為15,000人。

同時，日本大本營改編了海軍聯合艦隊，將戰艦編成五隊：本隊有松島（旗艦）、橋立、千代田、岩島等4艦；第一游擊隊統轄吉野、高千穗、浪速、秋津州4艦不變；第二游擊隊有扶桑、比睿、金剛、高雄等4艦；第三游擊隊有大和、武藏、天龍、海門、葛城等5艦；第四游擊隊有築紫、愛宕、摩耶、大島、鳥海等5艦，另有特務艦八重山、磐城、天城、西京丸、相模丸及魚雷艇三隊15艘²³。主要任務為護送山東作戰軍在山東半島登陸，及在海上全殲北洋艦隊。

日軍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祐亨為了遂行此次作戰任務，制定了周密的作戰計畫。登陸時要避開清軍的設防堅固地區，把登陸點

選擇在榮成灣（今舊榮成）的淺灘區。派遣第一游擊隊在登陸的前一天至登州（今蓬萊）外海巡弋，牽制西路清軍。在登陸的當天，派遣第三、四隊游擊隊掩護陸軍登陸，本隊及第一、二游擊隊全部駛向威海衛，攔阻北洋艦隊出擊。

當日本聯合艦隊於奉命護送第二軍登陸山東半島前，曾多次派遣所屬軍艦及海陸軍參謀人員，前往山東半島沿岸及威海衛港外蒐集情報，瞭解清軍之虛實情形，及沿岸各處之地理形勢與水文資料。聯合艦隊決定於1895年1月19日，開始輸送第一批登陸部隊。於前一日，派遣第一游擊隊，向登州實施牽制攻擊，並連續砲擊登州兩晚²⁴。

肆、作戰經過與結果

威海衛戰役，始於1895年1月19日，日軍登陸山東榮成灣起，到1895年2月14日中日雙方簽署《劉公島降約》正式結束。整個戰役進行了整整四週，依作戰經過，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一、日軍登陸榮成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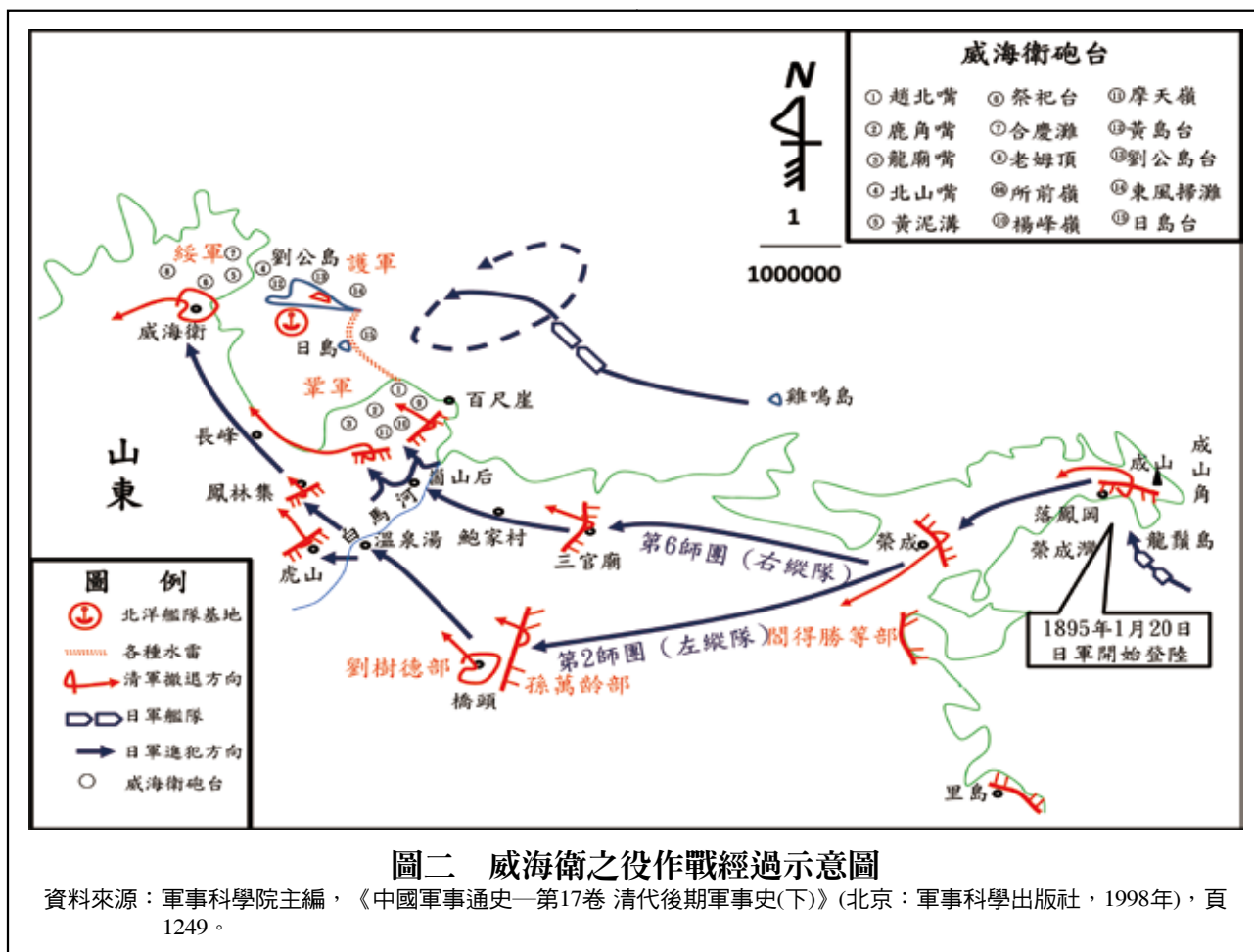
1895年1月19日10時15分，日軍聯合艦隊護送第一批運兵船19艘，載運陸軍第二師團15,000人，從大連灣出發。其登陸先遣部隊乘坐八重山號和摩耶號等4艦，於次日凌晨4時抵達龍鬚灣島。日軍換乘小舢舨上岸偵察，被島上的鞏軍發現，清軍砲擊八重山號等，日艦立即向清軍猛烈還擊。清軍僅三

註21：日本參謀本部，《明治27年日清戰史第31章》（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6年），頁2。

註22：同註14，頁244。

註23：雷遠高，《中國近代反侵略戰爭史》（北京：共軍出版社，1992年），頁266。

註24：同註8，頁760。



哨(連)，難以抵擋，向西撤退。日軍上岸後，切斷電線，架設棧橋，以待主力登陸²⁵。11時，日軍第一批運兵船抵達榮成灣，由於灘多水淺，沒有碼頭，軍艦不能靠岸，延至次日午前，第一批登陸部隊才抵達龍睡澳。

日軍將清軍少數海岸警戒部隊驅離後，其先頭部隊第二師團的第三旅團開始實施登陸。該旅得悉榮成灣內清軍不多，登陸後即進攻榮成城。榮成守軍是閻得勝的河防兵4個營，如前所述，河防兵完全沒有戰鬥力，

一聞槍聲即潰，日軍不戰而取得榮成。日軍分批次輸送，第二批運兵船載運第六師團10,000餘人登陸，23日第三批日軍登陸完畢²⁶。在4天當中，計有第二師團全部，第六師團(缺第十二混成旅：該旅守備旅順)及軍屬部隊，總兵力約25,000人，軍馬3,800匹。

二、日擴大灘頭陣地與清反登陸作戰

日軍在榮成灣登陸成功後，立即向西進犯。其先頭的第三旅團，逐漸向西推進，以擴大灘頭陣地，掩護軍主力安全登陸

註25：同註23，頁267。

註26：恩奧紀靠夫著，王宇樞譯，《1894-1895年中日(甲午)之戰》(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6年)，頁95。

。其搜索部隊，曾於11月24日在橋頭集附近，25日在牙格莊(橋頭集北東)附近，與清軍稍有接觸。這是清軍在山東半島僅有的預備隊，孫萬齡率嵩武軍4個營，榮成敗回的河防兵，也歸其作戰管制²⁷。在陸軍主力登陸期間，孫萬齡及戴宗騫派來的一部鞏綏軍，曾一度向敵反擊，然因兵寡，放棄橋頭集而退。

日本第二軍全部登陸完畢後，第六師團在右(北路)，沿榮成至威海大道，經屯侯家、九家疃、固山后等地進犯威海衛南幫砲台；第二師團在左(南路)，循榮成至煙臺大道，經橋頭、溫泉湯、虎山等地，切斷威海衛南幫砲台清軍退路，待第六師團攻下南幫砲台後，再由後路襲擊衛城和北幫砲台。海軍則向海港實施岸轟，海陸聯合，企圖全殲北洋艦隊²⁸。

相對清軍指揮山東防務的李秉衡，對日軍在榮成灣登陸的目的，卻胸無定數，他電令威海衛後路各營抽調五成兵力馳援，只留下五成兵力嚴守後路。後來又擔心在煙臺以西、登州以東海面仍有日艦巡弋，難保不再企圖犯登州，又改變主意，只派孫萬齡等少數部隊東去迎敵，作戰經過如圖二。

三、威海衛攻防戰

11月26日(農曆春節)，第二師團的前衛進至牙格莊，與清軍孫萬齡部接觸後。孫部稍事抵抗，即向西退却，回到鳳林集東方高地，佔領陣地。28日，山東巡撫李秉衡令戴宗騫率所部北幫砲台守軍協同孫部夾擊北路

日軍，戴軍未進，孫部孤軍力戰後退。南路日軍佔橋頭，逼近溫泉湯，於30日晨同北路日軍夾攻南幫砲台。守軍奮勇抵抗，丁汝昌率「靖遠」等5艦在港內以艦砲火力支援。日軍多有死傷，左翼司令官少將旅長大寺安純被擊斃。戰至13時，南幫砲台失守。

2月1日，日軍向威海衛以西迂回攻擊孫萬齡部，孫率部反擊，但因部將閻得勝臨陣脫逃，被迫撤退酒館，日軍遂佔威海衛城。同日夜，丁汝昌令敢死隊登北岸破毀砲台，以免資敵。2日凌晨，日軍佔領北幫砲台。威海威陸地悉數被日軍占據，丁汝昌坐鎮指揮的劉公島成為孤島。連日來，日軍水陸兩路配合，先後向劉公島和威海威港內北洋艦隊發動八次進攻，都被擊退。在此期間，日軍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曾致書丁汝昌勸降，遭丁汝昌拒絕。5日凌晨，旗艦定遠中雷擱淺，仍做「水砲台」使用，繼續奮戰。10日，定遠彈藥告罄，劉步蟾下令將艦炸沉，以免資敵，並毅然自殺與艦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員和威海威營務處道員提調、牛昶昞等主降將領的脅迫下，拒降自殺。

洋員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鎮遠管帶楊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楊用霖拒不從命，自殺殉國。12日，由美籍洋員浩威起草投降書，偽託丁汝昌的名義，派廣丙管帶程璧光送至日本旗艦。14日牛昶昞與伊東佑亨簽訂《劉公島降約》，規定將威海衛港內艦隻、劉公島砲台及島上所有軍械物資，悉數交給日軍。17日，日軍在劉公島登陸，威海衛海軍

註27：同註8，頁760。

註28：同註23，頁268。

基地陷落，北洋艦隊全軍覆沒²⁹。從此，劉公島先後為日本、英國侵佔多年，直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才歸還我國³⁰。

伍、戰役評析

綜觀清軍在威海衛戰役上的最大錯誤，就是始終將艦艇困守於港內，導致全艦隊覆沒的命運。反觀日軍，戰略上充分運用兵力集中的優點，以「避實擊虛」戰術打擊敵人的弱點。加上「避實擊瑕」、「水陸夾攻」等戰術運用，迫使清軍無力招架。總結雙方在威海衛戰役勝敗原因分述如下：

一、日軍勝利的原因

(一)重視情報、掌握主動

日軍在戰前，先期偵察清軍動態及防務虛實，以做為作戰計畫之參考，因此能掌握主動先制。例如1894年11月29日，當日軍聯合艦隊於奉命護送第二軍登陸山東半島前，曾多次派遣所屬軍艦前往山東半島沿岸及威海衛港外蒐集情報³¹，瞭解清軍之虛實情形，及沿岸各處之地理形勢與水文資料，並與第二軍磋商後，方才選定榮成灣之龍睡澳為登陸位置³²。誠如《孫子兵法》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原則³³。

(二)聲東擊西、陸海聯合

1895年1月18日當日軍決定由榮成登陸時，日軍聯合艦隊為轉移清軍之注意力，以減輕登陸部隊之正面壓力，即採聲東擊西之欺敵戰術，派遣第一游擊隊對登州地區連續進行砲轟，製造假象，以掩蓋其準備於榮成灣登陸之企圖。當執行突擊登陸時，日軍聯合艦隊又以一部護衛運兵船登陸，主力於威海衛港外實施封鎖，以阻滯北洋艦隊出港襲擾其登陸行動。又當日陸軍佔領威海衛時，即利用清軍棄守之砲台，協助聯合艦隊對港內北洋艦隊實施夾擊，造成腹背受敵之局面，故其陸海聯合作戰行動可謂相當成功。

(三)重視海權、攻其不備

日本海軍為適應發動大規模侵略中國戰爭的需要，幾次對艦隊進行改編，以便實行集中有力的統一領導，將西海艦隊和常備艦隊合編為聯合艦隊，俾於發揮統合戰力與掌握制海權³⁴。當日軍取得黃海制海權之後，立即運用海權轉戰於山東半島，清軍被迫追隨日軍意志，在陸上頻頻調兵遣將，處於被動的地位。相反的，日軍之登陸位置，非但位於清軍不設防或防禦薄弱處，且其指向往往有多方選擇性，令清軍無所適從，達到奇襲的效果³⁵。

二、清軍失敗之原因

(一)缺乏海權思想、戰役指揮無能

註29：衛汝霖，《讀史兵略補編—清史兵略》（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年），頁244-245。

註30：鄭天杰、趙梅卿合著，《中日甲午海戰與李鴻章》（臺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9年），頁69-78。

註31：同註14，頁244。

註32：陳信慶，〈甲午戰爭威海衛戰役評析〉，《中日甲午戰爭—論文專輯》（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年6月），頁271-272。

註33：轉引自羅順德，《孫子兵法》（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91年），頁103。

註34：陳孝悌，〈中國近代海軍的初建(1866-1894)〉，《海軍歷史與戰史研究專輯》，第28-31卷（臺北：海軍學術月刊社，1998年3月），頁74。

註35：同註6，頁17。

黃海海戰之後，北洋艦隊受損退守威海衛，李鴻章害怕主動出擊有失，乃採防禦戰略(要塞艦隊思想)³⁶，死守「避戰保船」的錯誤戰略指導，與丁汝昌抱定「惟有船沒人盡而已」的想法³⁷，李鴻章寄望各國調停，推動「避戰保船」消極防禦的指導，致使北洋艦隊坐困威海衛³⁸。

雖李鴻章命丁汝昌「不得出大洋浪戰」，但他提出「水陸相依」的指導，卻是有利清軍的作戰指導。丁汝昌若能遵行指示，在日艦來襲時率艦出港迎擊，在陸上砲台火力支援下，合力出擊，則戰事或許有轉機。但丁汝昌卻將艦隊困於港內，即不執行上級作戰命令，又無法想出更好的對策，錯失戰機³⁹。再加上陸上亦無增援兵力，致使日軍從容登陸，非但海港不守，更造成北洋艦隊全軍覆滅之慘劇。

(二) 陸海不能聯合、指揮系統混亂

在本戰役中，本來海軍配合陸軍保衛海防，共同遂行反登陸作戰，而北洋艦隊卻在日軍登陸時，避守威海衛港，造成陸上守軍在敵海、陸軍夾擊下潰不成軍。而北洋艦隊遭敵海上攻擊，需要陸上守軍和砲台火力支援時，陸軍卻無法確保基地翼側及後方安全，甚至輕易撤守砲台而資敵，造成腹背受敵

，處處顯示陸海聯合作戰之指揮不統一，以及各自為戰之重大缺失。最明顯的例子，發生在威海衛要港防衛作戰上，兵臨城下之際丁汝昌協商要塞守將戴宗騫毀壞砲台(戴宗騫與丁汝昌無指揮隸屬關係)，以免資敵，戴不但不允，反誣陷丁通敵，後來日軍竟利用要塞砲台，對威海衛港內之軍艦及劉公島之砲台轟擊⁴⁰。

另外，清軍內部官僚派系之間鬥爭，使得清軍統一指揮有名無實，當榮成失守後，李秉衡曾因山東情勢告急，電請清政府增援，雖獲清政府照准，竟無一營馳援，造成南、北幫砲台相繼失陷，北洋艦隊陷入四面楚歌之窘境。甚至後期山東巡撫李秉衡，雖知北洋艦隊及劉公島守軍已陷重圍，卻置友軍生死不顧，非但不救援，且逕進自煙臺退走萊州，致使北洋艦隊全軍覆沒⁴¹。凡此種種亂現象，皆因清軍高級指揮系統混亂，無法統一指揮之故。

(三) 情報判斷錯誤、避戰錯失戰機

清政府因對日軍主攻方向判斷錯誤，集重兵於盛京、遼陽和京津一帶，山東半島防禦薄弱，而給了敵人可乘之隙⁴²。當時，山海關內外重兵雲集；在山東方面，反而將總兵章高元所部嵩武軍8營調往遼東支援作戰

註36：「要塞艦隊」主在依附基地及岸置火砲的支援；而艦隊亦為基地、岸砲提供適切火力與掩護，兩者相輔為用，互為依存。其主從關係則是戰場重要性律定之。要塞可以成為艦隊的配屬，反之，艦隊亦可以成為要塞的配屬。此即李鴻章所謂「依輔砲台」、「聲勢相依」的主張。引自方一鳴，〈李鴻章「保船制敵」政策新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中日甲午戰爭—論文專輯》，(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年6月)，頁111。

註37：李鴻章、顧廷龍等主編，《李鴻章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367。

註38：同註23，頁277。

註39：同註1，頁149。

註40：同註9，頁144。

註41：聶吉生，〈中日甲午戰爭敗因之探討〉，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中日甲午戰爭—論文專輯》(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年6月)，頁234。

註42：同註2，頁51-52。

，駐守威海衛附近僅10餘營，總兵力不足7,000人。後來，山東半島戰況吃緊，清政府才電令南洋海軍徐州鎮總兵陳鳳樓率兵北上增援，卻緩不濟急，致使戰力無法提升，影響戰局⁴³。

北洋艦隊死守威海衛港，未能即時捕捉有利戰機，突襲日軍登陸船團，或聯合陸軍實施反登陸作戰。雖然當時北洋艦隊處於劣勢，但在岸置火力掩護下，至少可以阻敵登陸之行動，或造成敵部分人員有傷亡，總比坐以待斃來得有價值。兩棲登陸作戰最危險的三個階段，即為海上運動、換乘及突擊登陸階段，正是突襲敵船團最佳時機，而清軍未做相關阻絕措施，或加強陸上守備兵力，以及聯合海、陸軍實施反登陸作戰，更因此失去戰機，使日軍輕易的完成登陸任務⁴⁴。

(四) 兵力部署分散、預備隊兵力小

清軍在兵力部署上，過於分散，無法形成重點。山東前線指揮官李秉衡，沒有吸取日軍在遼東半島花園口側後方登陸進犯旅大的教訓，且手中沒有保留一支較強的預備隊。他在威海衛後路以南至榮成、成山、倭島、里島一帶，西至寧海、龍門港、煙臺共300里之遙，部署不及20個營，明知兵力分則力單，而海岸線太長，有不能不分之勢。及至日軍佔領榮成之後，他仍然擔心敵軍難免不從西面乘隙上岸，因之所派嵩武等營，未能全部署東面，以致全線空虛。

由於李秉衡在兵力部署上分兵把守，在

日軍登陸後，不可能即時集中兵力，編組有力的預備隊。清軍在白馬河和雙島河戰鬥中，集結的兵力只有5,000多人，而在虎口山之戰中，清軍只集結了2,000餘人⁴⁵，兵力如此不足，要想反擊日軍的進攻，當然是很困難的。而海軍用兵方面，清軍忽略戰略集中之重要性，雖然北洋艦隊不敵日軍聯合艦隊，但若能適時徵調南洋、福建、廣東(粵洋)三個艦隊之兵力支援作戰，或許可改變不利之戰略態勢。

陸、對我防衛作戰啟示

我國軍事戰略係隨著國家情勢及國際環境的改變而適時調整，從剛播遷來臺時的「攻勢作戰」，到「攻守一體」，及現行的「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守勢戰略指導⁴⁶。依「戰略持久、戰術速決」之用兵主旨，適時集中優勢兵力，擊滅進犯敵軍，以確保國家安全。因此，對於現今臺澎守勢戰略運用策進，提供數點以供參考。

一、掌握制海、機動殲敵

海軍艦隊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制海，由於其具有優越之機動性，因此用兵應以機動作戰為核心，審機乘勢在所望海域殲敵。而當時清政府為確保威海衛之安全，卻以「要塞艦隊」思想，將艦隊閉鎖於港內，企圖以艦砲協同岸置砲台共同防禦海港，將黃海及渤海之制海權拱手讓予日本，以致北洋艦隊在腹背受敵之下，失去行動自由而全軍覆沒。

註43：同註32，頁430。

註44：同註32，頁432。

註45：同註23，頁277。

註46：國防部「四年期國防總檢討」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102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2013年)，頁28。

針對此一教訓，我海軍平時之兵力部署，應力求平均於各要港機動待命，以嚴防敵猝然對我發動攻擊，而造成重大損耗；戰時則於各待命區海上機動，以保存戰力。設法截斷敵交通線，並以輕快艦艇（例如光六艇、錦江艦、沱江級艦⁴⁷）威脅敵運輸艦船，機動截擊敵主力船團⁴⁸；另結合陸戰隊快速反應作戰編組，以小規模多股方式，利用夜間，突擊敵海上高價目標，癱瘓敵持續戰力⁴⁹。

二、三軍聯戰、密切配合

威海衛戰役中，清陸海軍各自為戰，行動不能密切配合，亦為此次戰役失敗之主要原因之一；反之日軍卻因為陸海聯合作戰之配合，而迅速攻佔山東半島。軍兵種聯合作戰在現代戰爭中已經是必然的趨勢，而如何統一指揮及相互間如何協調與聯絡更顯得重要。國軍現階段對於聯合戰力發展已完成相關規劃，並將重要指、管、通、資、情、監、偵系統與武器載臺有效整合及構聯，建立三軍共同作戰圖像，以利各層級同步掌握戰場動態⁵⁰。然在執行聯合作戰的心態上，各軍兵種應以達成聯合作戰目標為首要考量，摒除本位主義，方能消弭軍兵種之間隔閡至最低⁵¹。

三、敵情觀念、早期預警

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作戰遂行首重情報，日軍在威海衛戰役之成功，情報之蒐集與獲得亦為主要原因之一。相反的清軍忽視敵情判斷，以致嚴重折損戰力與影響士氣。而各級指揮官是否重視情報工作的態度，更是能左右戰局。今後國軍不但必須提高警覺，加強敵情觀念，針對敵情練兵，並不斷蒐集對方情報資訊，詳加研擬對策。現代戰爭由於科技之發達，戰具益形精準、快速，爭取反應之時間更形重要，尤其中共與我僅海峽之隔，空中威脅之作戰反應時間只有5到7分鐘。因此，無論早期預警之獲得，以及如何減少防情傳遞之時間，都為我國軍當今建軍備戰必須積極克服之問題。

四、強化基地防衛作戰

基地為戰力補充之泉源，常為敵攻擊或奪取之目標基地能否確保，直接影響戰爭之成敗。日軍登陸榮成即採用迂迴攻擊方式，先佔領砲台，次以砲台攻擊我艦艇，若陸軍能阻敵攻入，強化基地防護作為，則海軍雖暫時喪失出海作戰之能力，但艦隊仍舊受到保護。北洋艦隊之所以遭全軍覆沒，即是砲台陷入敵手，才遭致敵海、陸之夾擊，前事

註47：海軍在「迅海計畫」下，由國人自行設計、造型相當特殊的匿蹤飛彈巡邏艦，首艦近日將在蘇澳下水。本艦決定命名為「沱江」號，以紀念民國47年台海戰役以寡擊眾的同名艦，將製造8至12艘飛彈巡邏艦。為追求高速與雷達匿蹤，採用雙體船設計，在主甲板以下分為左右兩個吃水船體，外型與傳統軍艦相差很大，時速可達38節。而且雖然噸位不大，每艘卻配有雄風二型與三型攻船飛彈各8枚，是其他軍艦兩倍以上，火力驚人。未來沱江級將擔任攻擊敵艦的「殺手」角色，接獲友軍提供目標位置資訊後，利用快速與匿蹤的特性，迅速接近目標發射飛彈攻擊。引自程嘉文，〈國人自製「殺手級」沱江艦 14日下水〉，《聯合新聞網》，2014年3月2日〈<http://tw.news.yahoo.com/國人自製-殺手級-沱江艦-14日下水-192000488.html>〉，檢索日期：2014年3月4日。

註48：張勝凱，〈中日甲午海戰北洋艦隊守勢戰略研究〉，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中日甲午戰爭-論文專輯》（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年6月），頁244。

註49：李彥彬，〈陸戰隊不對稱作戰研究〉，《海軍學術月刊》，第45卷，第2期，2011年4月，頁77-78。

註50：國防部「國防報告」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102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13年），頁107-108。

註51：同註32，頁278。

不忘後事之師，就今日而言，基地防衛仍須再加強，不論防衛兵力之需求、訓練、部署必須強固，並詳細策定「反資敵計畫」，以確保基地安全避免為敵所用⁵²。

柒、結語

威海衛戰役是甲午戰爭決定性的最後一役，相繼海戰失敗，陸戰更為失利，導致全盤皆輸，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影響我國百餘年興衰，至深且鉅⁵³。造成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之原因很多，除了清政府缺乏海權思想及戰役指揮無能外，整個戰役亦未建立統一之指揮機制，以致海、陸軍各自為戰等，都是此次戰役失敗之主要原因。因此，深刻反思檢討威海衛戰役在軍事方面的

經驗教訓，對於今天更是具有重要的借鏡與啟示的意義。今年甲午戰爭將屆兩個甲子，吾等應切記當年刻苦銘心之教訓，淬礪奮發，勿再重蹈歷史覆轍，方能確保國家安全與長治久安。



作者簡介：

張勝凱少將，海軍官校正期72年班，三軍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84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91年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

郭添漢上校，中正理工學院專76年班，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陸戰90年班，國管戰略班96年班，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101年班，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

註52：陳濟華，〈中日甲午戰爭百年之回顧與啟示〉，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中日甲午戰爭—論文專輯》（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年6月），頁266。

註53：同註26，頁2。

老軍艦的故事

昆陽軍艦 DDG-919



昆陽軍艦原為美軍Fletcher級驅逐艦，編號DD-541，1943年7月25日下水，同年12月30日成軍，成軍後曾參加二次世界大戰，1947年1月15日於聖地牙哥除役封存，1951年韓戰爆發後，曾啟封參與作戰。

民國57年6月10日我國依作戰需求及中美租借條款向美國租借該艦並在夏威夷完成移交。同年8月23日由大同艦拖回左營，9月4日啟封，10月7日由前總司令馮啟聰上將主持成軍典禮，命名為「昆陽」編號DD-19。

民國58年3月該艦納編海軍五八敦睦支隊，訪問澳洲達爾文、凱恩斯、雪梨、墨爾本、伯斯、紐西蘭威靈頓、菲律賓及馬尼拉等港口，總計航行1,680小時，16169.9浬，為本軍敦睦遠航支隊首航南半球的艦艇之一，亦為驅逐艦參加遠航任務之第1艘。

昆陽軍艦服役30年餘期間，納編服勤航行時數達53,200小時，航行浬數計464,300浬，執行外島護航、運補、專送、近海偵巡、海偵及敦睦遠航等任務997次，為海軍建軍備戰、海疆屏衛與海權確保等方面，寫下不可磨滅的功勳與輝煌之史蹟。該艦於民國88年10月16日奉命除役，走入歷史。（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